

母校琐忆

我眼中的湖南科技大学

乐文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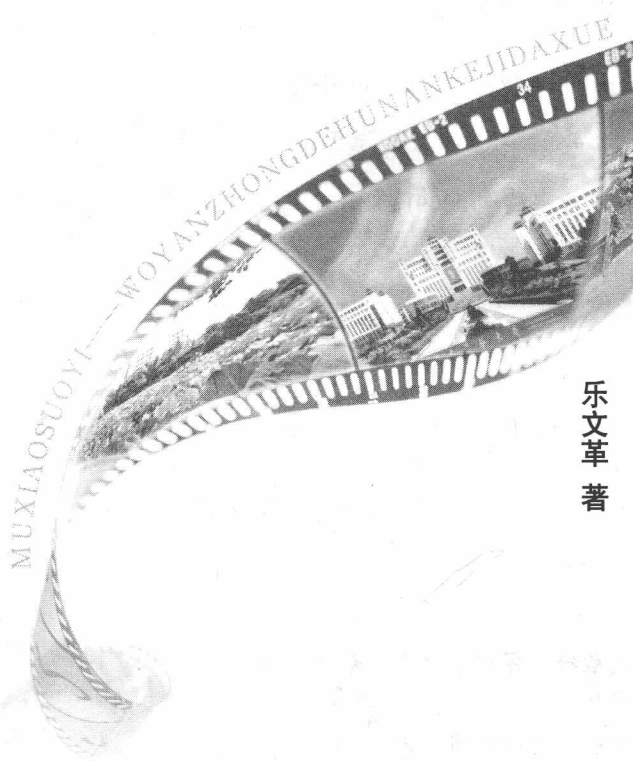
MUXIAOSUOYI—WOYANZHONGDEHUNANKEJIDAXUE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母校琐忆

我眼中的湖南科技大学

乐文革 著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校琐忆：我眼中的湖南科技大学/乐文革著. —保定：
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9. 7

ISBN 978-7-81097-449-3

I. 母… II. 乐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9140号

责任编辑：杨显硕

梁志林

装帧设计：王占梅

责任印制：蔡进建

出版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（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）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：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

规格：1/32 (880mm × 1230mm)

印张：5.625

字数：135千字

版次：2009年7月第1版

印次：2009年7月第1次

书号：ISBN 978-7-81097-449-3

定价：15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初入湘潭 /1

收到录取通知书 /2

初入湘潭 /6

一百斤粮票 /9

上课前的两次考试 /11

专业思想教育 /13

迎新晚会 /16

体检 /18

第二章 学习回眸 /21

刘志敏老师的英语课 /22

廖光达老师以及考研英语复习班 /25

廖和平老师和《中国革命史》 /28

李惠阳老师与《马克思主义原理》 /31

贺早秋老师与《大学语文》 /33

上写作课 /34

三位没有给我上过一堂课的老师 /41

去煤矿实习 /45

英语角 /48

体育课 /50

哲学热 /53

诗歌热 /55

图书馆抢座位 /60

第三章 生活点滴 /64

编辑《矿院儿女启示录》 /65

看露天电影 /70

杨梅洲野炊 /72

参观韶山 /74

校园广播 /75

长安村七日 /78

信件往来 /85

打“拖拉机” /88

晨跑签到 /90

挖树沟 /92

喝酒 /95

一日三餐 /99

运动会 /101

挖泥鳅 /104

学雷锋活动 /105

舞会 /108

狂热的足球 /110

勤俭持家 /112

第四章 人生百味 /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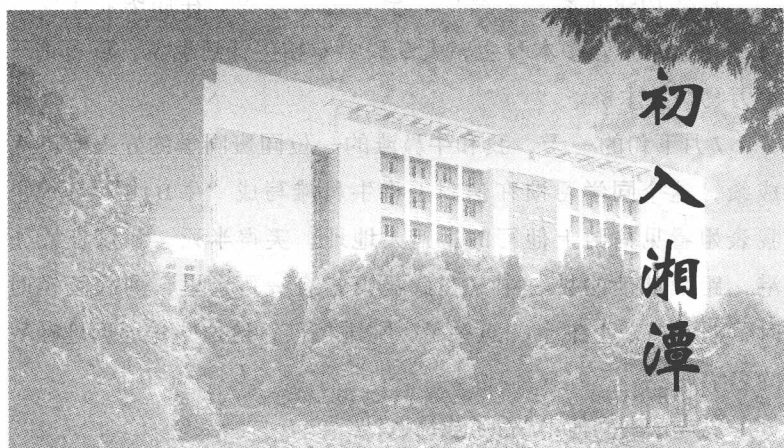
- 怀念王德莲老师 /120
- 外教伯雷德尼·葛哈特 /124
- 同寝室的一位兄弟 /129
- “和尚系” /132
- 女生楼 /134
- 我的同学钟茂华 /136
- 边缘爱情 /140
- 单身生活 /145
- 兄弟，乘13路车回母校 /148
- 吾妻 /151
- 那片茶林 /154

第五章 校园风光 /157

- 又见樱花开 /158
- 玉兰花开 /160
- 桂花园 /162
- 明湖 /164
- 漫步在雨湖校区 /167
- 荷池听雨 /170

第一章

初入湘潭



湘潭，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也有着灿烂的文化。这里，是湘赣两省交界之地，也是湖南的重要交通枢纽。在这里，你将感受到湖南的包容与开放，也将体验到湖南的繁华与喧嚣。

初入湘潭，你可能会感到陌生，但只要你用心去感受，你会发现这里有着独特的魅力。湘潭的街道宽阔整洁，绿树成荫，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，也可以体验到丰富的民俗文化。

湘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。在这里，你将有机会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，也将有机会参与到各种创新活动中。湘潭正在快速发展，正在不断壮大，这里将是你的舞台，也是你的梦想之地。



收到录取通知书

我是1988年参加高考的，全省几十万应、往届毕业生参加考试，只招一万多本科生，大专和中专招生计划也少，真可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

7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和牛鼻滩的一位同班同学约好去看高考成绩，这个同学习惯在信封上将牛鼻滩写成“牛B滩”，一次，我表姐看见信封上他写的寄信人地址，笑得半死。我家在蒿子港，距我就读的县一中（在武陵镇）有一百余里，到武陵镇时时，差不多是上午十一点钟了，刚进校门，这位同学远远地喊我的名字。

我走过去问他：“看了成绩么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也刚到。”

我说：“去看吧。”于是我们紧张地一同去看。

成绩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，办公室也有装订成册的，一个班一本。装订的册子抢不到手，有学生看，也有家长看，同学是认识的，家长认识的极少。认识的也好，不认识的也好，大家心急而紧张，都想早一点看到成绩，等了片刻，册子轮不到手，只好到宣传栏去看。宣传栏前也不少人，好不容易挤进去，能看到的却不是我们班的成绩，又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班的，补习二班（我头一年高考分数上了一个中专学校的线，由于某种原因未去，所以第二年上了补习班，再次参加高考），使劲搜索自己的名字，



再看分数，520分（理科）。

看了成绩，再挤出来。牛鼻滩的同学也看了，没有上线，满脸沮丧。我得知，理科专科线515分，本科线517分，重点本科线好像是527分，中专线多少分已记不清了。这样的专科、本科、重点本科分数线，可想而知，竞争是多么激烈。1988年的高考，理科总分710分，其中，语文120分，数学120分，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各100分，生物70分。我语文、政治考得很糟，语文只得了60多分，上线的同学里面，一般在90分以上；政治也只得了50多分，一般同学也在70分左右；生物中等；数学117分，我觉得题目比较容易，本来我的数学成绩好，可惜拉不开差距，英语、物理、化学均考了80多分，算不错的成绩。

看了成绩，虽然分数不算很高，但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，终于可以上大学了。上大学意味着什么，这在当时，可以说是拿到了铁饭碗，吃上国家粮了。

牛鼻滩的同学回去了，没有太多的表白。我邀他到蒿子港去玩，他没有吱声就走了。同学、家长看了成绩的，欣喜、狂热或是沮丧、叹息，然后陆续地离去。我又折回办公室，拿了册子，逐一看了补习一班、二班的成绩。这两个班有十几个原县五中一同补习的，钟林光、石朝玉等，我看了他们的成绩，大多比我考得好。碰到班主任李老师，祝贺我考上了，还说我发挥得不算好，可见，他对班上同学的成绩先前是逐一看过的，且铭记在心。我深表对老师的感谢，说了很多客气的话。

在武陵镇街上的小饭馆里，我点了一碗米粉，快下午一点钟了，这才想起还没有吃早饭。

等待录取的日子是漫长的，这主要是心情问题，太急迫了。那时的高考录取制度，只要上了线，只要志愿栏里填了服从分配，读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这种急迫与等待高考分数出来，

是两种不同的心情，一种是着急上不上得了线，一种是期盼上哪所学校。填志愿时，我在提前批次填写两个：华中师大和湖南师大。因为那时每年报考师范类的人不多，上了本科线，去师大念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
8月份，开始录取一般本科的时候，我隔一天到学校去一次，一百多里路程，看哪些同学录取没有，被哪些学校录取了，但说心里话，关键是想看自己的，便带看一下别同学的情况，也好相互转告。有时学校也没有信息，就跑到县一中对河的地区招生办去看，那里的宣传栏每天公布录取信息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黑山嘴的一同学被湖南师大录取了，但分数比我低，只有515分，按理说，这还是降分录取的。我听市教委的同志说，我的志愿，学校是填对了，专业可能填错了，都是几个新开设的专业，分数很高，在常德地区招生的名额也极少，有的一个，最多的也只有两个。我的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我父亲还有一家人都开始紧张了。

父亲停了手头的工作，请了几天假，从工地上回来，四处打听消息。我家祖宗传下来的是农民，哪里有什么关系去找管招生的人打探消息。正巧，同一个村民小组的刘大伯发现我父亲火急得很，问什么事，父亲把情况匆匆地描述了一下，刘大伯说，他有一个远方亲戚在地区招生办，可帮忙问一下情况。第二天，刘大伯陪我父亲到了他亲戚家里，女主人在家，男主人招生去了。女主人接待很热情，还安慰我爸，说分数挺高的，不要着急，录取没有问题。下午的时候，她从地区招生办传来的消息，我已被湘潭矿业学院录取了。父亲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同去的刘大伯也很高兴。晚上，父亲约了刘大伯到家里喝酒，全家及左右邻舍都兴奋得很。

8月下旬，村里的广播通知，我有大学录取通知书，速到村



部（村部离我家不到二百米的距离）去领。我大伯、五叔、三个舅舅也都听到了广播，这是后来齐刷刷地一同到我家才知道的。广播通知是在上午十一点钟左右，我父亲赶忙去接，村广播员已在路上走了大半截了，父亲在道上遇着，那人隔老远就喊：“乐师傅，恭喜了，今天要搞餐酒喝才把录取通知书给你。”“那一定，那一定”，父亲笑得合不拢嘴，和村广播员一齐往家里走。

父亲前脚进门，大伯、五叔、三个舅舅后脚就跟了进来。大舅将印有“高校录取通知书”字样的中号牛皮纸信封从村广播员手中抢过来，村广播员也不回抢，他的送信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。大舅小心的将信封拆开，掏出里面的内芯，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页大红的祝贺辞，大舅情不自禁地高声读起：“乐文革同学，祝贺你考入湘潭矿业学院……。”祝贺辞里还介绍了学院的情况，如地理位置、师资力量、专业设置、图书藏量、基础设施等等。这份录取通知书我保存了十多年，2006年搬家时不慎遗失，我心里颇有些遗憾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父亲张罗着请客，这是当地的一种民俗，考上大学办酒席比结婚、生子办酒席还要隆重。请客的当天，几十桌的流水席，还有洋鼓洋号、锣鼓家什等，洋土结合。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伯伯叔叔、伯母婶婶、舅舅舅妈、姨父姨姨，还有远房的亲戚，平素与父亲要好的朋友，本村本组的一些村民，兴高采烈地前来道贺。晚上，村里还送了一场电影，在我家的禾场上演的，足有一两百人观看，至于片名，我不记得了，印象中只顾给客人打招呼，迎来送往，电影的事，我，还有父母亲都无暇顾及。热闹的日子延续了几天，远道的亲戚，还小住了几日。

初入湘潭

按湘潭矿业学院录取通知书的要求，新生9月12、13日报到注册。父亲按这个要求，准备9月9日动身，之所以提前出发，是因为还要到韶山走亲戚。在去湘潭的人选上，曾一度有个争议，想去的人很多，因为外婆的弟弟在韶山，舅舅们也有想去的，藉此机会，看一看多年未谋面的舅舅；我母亲也想送，母送子，亦在情理之中。而其中，几个人是一定的，我是上学的学生，无疑是主角，不能少，我父亲也不能少，父送子，力气大，路上方便，关键还有一些相关费用，肯定要父亲出，如报名费、书籍费、生活费等（虽然当时不是很多）。最终，经过长辈们的反复考虑，还从节约一路开销的角度出发，决定外婆、父亲和我一同去湘潭。

我们先乘船，从蒿子港出发，直达长沙，再长沙至湘潭，湘潭而韶山。舅外公见着我们的心情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是任何一种美妙的笔都无法描述的，至少我这样以为。舅外公先是惊诧，瞬而是惊喜，马上是无以言表的欣慰，立即吩咐表舅去称肉、买鱼，表舅妈杀鸡。

舅外公对外婆说：“你这个畜生，从来不来，怎么今天来了？”

我父亲不知晓舅外公的性格，以为是骂人，旋即紧张地解释：“舅舅，你外孙考上了湘潭的大学，我和外婆送他来读书，



先来看望您老人家，这么多年我从未来过，得罪了。”

舅外公哈哈大笑：“你当我是骂你丈母娘了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”哈哈时，眼眶里分明有一些泪花。

在舅外公家礼如贵宾，瞬间就到了9月12日清晨。我父亲对舅外公讲：“我先送文革到矿院去上学，再回来陪您老人家。”

舅外公生气地讲：“不孝子孙，随你去吧。”

父亲已摸透老人家的性格，便说：“好嘞，上午去，下午回。”

我和父亲扛着棉被、床单、蚊帐，还有我四季换洗的衣服、鞋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，满满两蛇皮袋子（农村装化肥的塑料编织袋），父亲一个，我一个，搭乘韶山至湘潭的汽车。那时，父亲还只有我现在这个年纪，四十刚过，力气很足，背重的一个；我是文弱书生，背较轻的一个。

汽车到湘潭，刚进站，看见显眼处有一个“湘潭矿业学院迎新接待站”的宣传牌，下了车，父亲上前去问，接待站的人马上很热情地招呼我们。几个高年级的同学（当时以为是老师，其实是学长，这是后来知道的）抢着扛我们的行李，父亲和我两手空空地跟他们走，上了学院的迎新车。大约等了半个小时，车上的座位满了，司机发动了车子，向学院驶去。

那时，还没有现在的二环线。迎新车走的是老路（恐怕现在在校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），车到了富强商店，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乡间了，路还是比较宽，来往的车辆轻松让道。公路的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有稻田、藕池、菜地等，乡间的路走了约摸两三公里，车窗外是一大片建筑物，心想，这可能就是我将要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湘潭矿业学院了。

迎新车一直开到二食堂门口，家长、新生开始往下搬自己的行李，行李刚放稳，一些举着牌子的人过来了，并不停地喊着各



系的名字，有采矿系的、地质系的、机械系的、自动化系的，还有化工系的。父亲看行李，我上前与举着采矿系牌子的人（后来知道，这也是高年级的师兄，不是老师）打招呼，说我是采矿系的新生，举牌子的人马上安排两位同学给我们搬行李，引我们到采矿系的桌前报到注册。

各系在二食堂的门口和通往二食堂的道路边设了报到注册点，一溜的办公桌，与办公桌并齐的是大幅的宣传牌，内容是系里的情况介绍、欢迎标语。办公桌旁还有音响，唱着振奋人心的歌曲，唱着离乡伤感的歌曲，《北方的狼》、《走西口》之类，大抵是当年流行的，初到湘潭的我，成功之喜、思乡之情，被这些音乐包围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注了册，两位师兄扛着我的行李，上了学生宿舍2栋403寝室，后来，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整四年。一进寝室，跃入眼帘的是四铺上下层的钢丝床，八张书桌、八把椅子、八个壁柜，这比读中学的几十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不知要强多少倍。钢丝床、书桌和壁柜上贴了名字，显然是各就各位，心想，大学就是大学，管理水平就是不一样啊！

安顿了行李，一个师兄带我去办其他的手续。当时，招生人数很少，采矿系算大系，新生也只有采矿两个班、通风两个班，加上后来分出去的建筑学专业一个班、工民建专业两个班，总共也只有240人，其他系一般只两个班，60人，全校的新生加起来，也不过是四五百人。办入学手续，不像现在人山人海，加上新生又不是同一天来的，缴费，办户口、粮食手续，领餐票，添置生活日用品，购洗澡票，人似乎稀稀疏疏。

其实也谈不上缴什么费，就交新学期课本的钱，记忆中，也就二十多块吧。领餐票就更加让人意想不到了，只是拿着录用通知书过去，工作人员核对一下姓名，本人签一个字，就发给一个



月的伙食，二十二块五的菜票，男生四十五斤饭票，女生三十五斤饭票，学生拿了饭菜票，就可以在食堂打饭。我领过饭菜票时，父亲的表情是无比地感慨，但他没有说什么，我猜测，父亲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？他儿子真是国家的大学生啊！

一百斤粮票

中午，父亲和我到校内的一家餐馆吃饭。因为饭盆、筷子还没有准备好，再者去食堂买饭还不熟悉套路，去哪儿，怎么买，心里没底，父亲怕麻烦，干脆带我去男生宿舍二栋附近的一家校园小饭馆，听口音，老板是邵阳人。

父亲点了三个菜，辣椒炒肉、三鲜汤，还有一个小菜，茄子或者豆角已记不清了。父亲还要了一瓶沱牌酒，吃饭前喝点酒，是父亲多年的生活习惯。我不喝酒，盛了一碗饭陪父亲。

店里的生意很好，一会儿坐满了客，大抵是三三两两一桌的人，看得出，有的是家长，有的是学生。隔壁的一桌是三个人，听口音，也是常德的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我胆怯，不敢去搭腔。父亲是跑四方的，搞建筑行业，见多识广，很快和邻桌的人搭上了话。

“你们也是常德的吗？”父亲流露出那种他乡遇故知的表情。

“是啊，你们也是常德的？”对方爽朗地答话，又似乎等父亲的回话。

父亲和他们就这样亲切地聊了起来。谈话中，我得知，和我

一般年龄的男孩也是今年考起湘潭矿院的，记忆中好像是常德汉寿人吧，中年男子是他父亲，中年女子是他的姑姑，他姑姑在学院当老师。

父亲跟他们聊了很多，但都没有问及对方的姓名，现在想来，为自己的胆怯和无知后悔。虽然我和那位老乡在一个学校读了四年书，后来似乎是没有见过，尤其是那位老师，似乎也没有见过，也可能由于自己胆子太小，没有认真看对方的面容，也许后来碰面无数次，只是擦肩而过不相认吧。

尤其是父亲，十分地后悔，因为父亲欠对方一个人情，一直欠到现在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父亲在谈吐的过程中，无意识地说了—件难事，当时，新生要转两个半月的粮食指标到学校，才能上粮食关系，父亲还差一百斤粮票，办不成我的粮食关系。这个情况我先前不清楚，父亲说了，我才知道的。

邻桌的中年女老师听了这个情况，马上说她有粮票。

父亲本能的反应是拒绝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刚刚才认识，哪好要你的粮票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，我家的粮票用不完，多了放在家里也是一张废纸。”中年女老师劝我父亲，好像我们不要还不行似的。

父亲最终还是接过一百斤粮票，说：“我回去再寄过来还你吧。”

中年女老师说：“不要寄了，乡里乡亲的，一百斤粮票确实算不了什么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还你，你不要，那我也不拿了。”父亲很坚持地说。

“那你就寄给你小孩，我等一段时间再到他寝室去拿。”中年女老师作了让步。父亲将一百斤粮票放在口袋里，告诉中年女老师我住在二栋403寝室，还说了许多感激的话。



父亲下午离开学校去了韶山。不久父亲真的寄来了一百斤粮票，不过是一大叠，五斤、十斤的。中年女老师没有到我寝室里来，这一百斤粮票保存了几年，后来粮票作废了，这一百斤粮票在我毕业留校清理物品时扔掉了。

一百斤粮票的事已过了二十年了，偶尔想一想，一股感激之情又在心中荡漾。

上课前的两次考试

第一次是英语分班考试。

我入学的那年，学校招生的生源分布主要是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六个省，还有少量的河南、河北、甘肃、广东、广西的考生。录取分数相差较大，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的录取分数差不多，510分左右，其他省录取分数线有400多分的，极个别还有300多分的。尤其是外语，高考分数的悬殊更大，100分的满分，高的有近90分，低的甚至只有20多分。

学院从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对同专业两个班采取分快慢班教学。分班的原则，就是正式开课之前进行一次考试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只是英语分班，其他课程还是按原班上课。

英语分班考试这一决定是在第一次班会上宣布的，邹声华老师担任我们通风8802班的班主任，邹老师宣布时，一片哗然。从7月7日、8日、9日高考到9月13日晚上大学里开班会，已有两个多月没有摸过书本了，高中毕业时，有的学生甚至把中学课本